



芥子園畫譜

山水初集

芥子園畫譜

芥子园画谱

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

(天津市烟台道十五号)

天津华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一九九〇年八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定价：一一·〇〇元

开本 787 × 1092 1 / 16 印张 27·625

印数 20000 - 35000

说 明

《芥子园画谱》为我国二百多年来最负盛名的通俗画谱。（芥子园）是清初名士李笠翁金陵别墅的名字，学中国画的人没有不知道《芥子园画谱》的。二百多年来，受益这部书的画家实在很多。今天对初学领会中国画遗产的技法，仍有它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书传为清初秀水王安节所绘，首有李渔之序，先后四十余载辑成。全书共分四集。第一集山水；第二集梅兰、竹、菊；第三集草虫、花鸟；第四集人物。

该画谱综合历代绘画经验，简明介绍技法，临摹名家作品，洋洋洒洒，堪称大观。初涉绘画者，能从中窥得中国画用笔、写形、构图等各方面的基本技巧，进一步学习而后师古人，师造化则不失学画较佳途径。

根据初学中国画读者需要，我店特选用清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年，鸿文书局刻本影印，供广大绘画爱好者参考，是初学国画传统技法的理想教科书。

天津市古籍书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芥子園畫傳卷之一目錄

畫學淺說

論畫十八則

六法十二忌
成家
用筆
破邪

六要三品
能變
用墨
去俗

設色各法 二十六則

石青
雄黃
調脂
赭石
和墨
點苔
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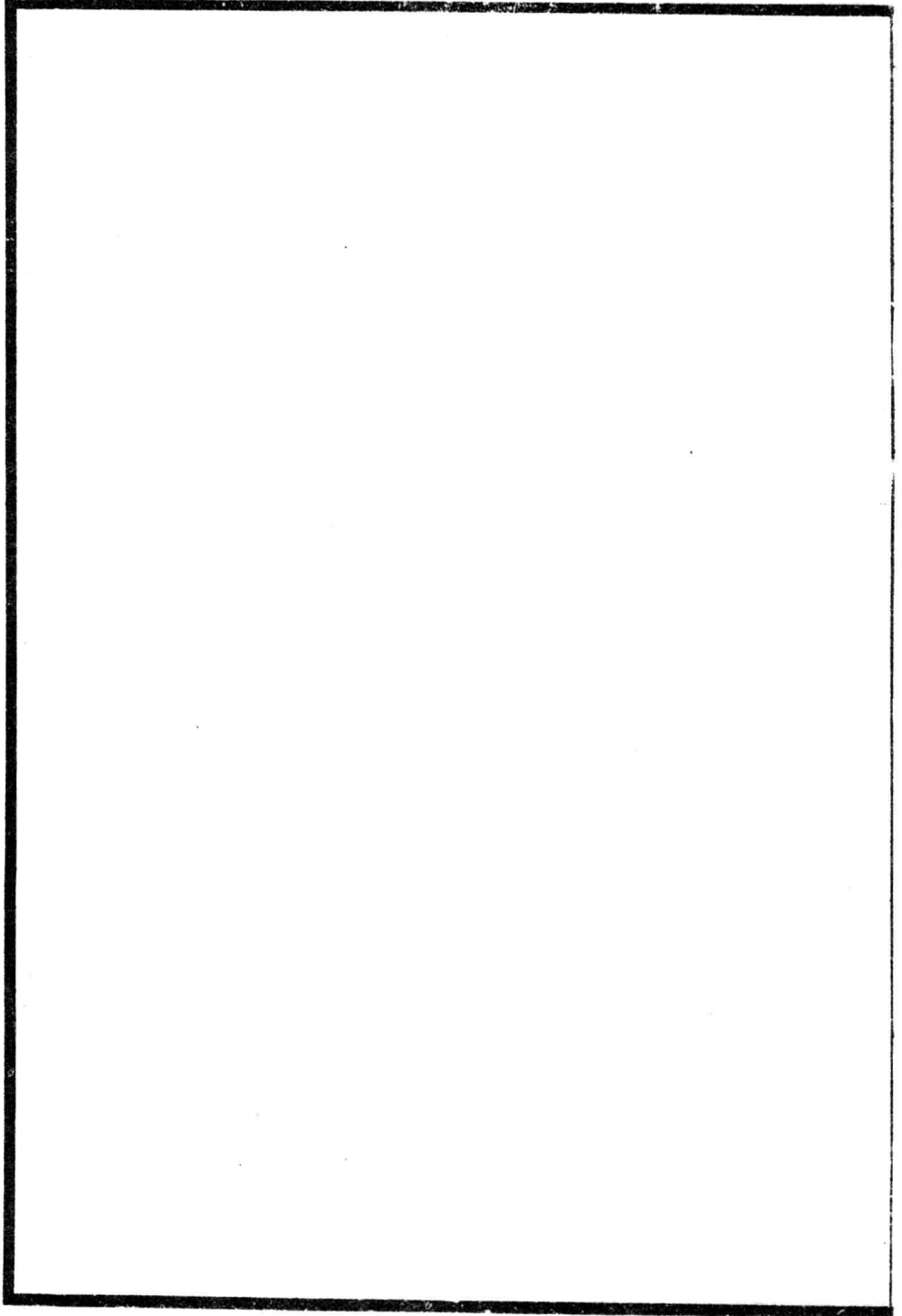
石綠
石黃
藤黃
赭黃
絹素
落款
礬金

朱砂
乳金
靛花
老紅
礬法
煉礬
色

六長
分宗
計皴
重潤
渲染

銀硃
傅粉
草綠
蒼綠
紙片
洗粉
色

三病
重名
釋地
天地位
置



青在堂書學淺說

鹿柴氏曰論畫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董巨之籊籊直躋顧鄭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為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為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縟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齊謝赫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傳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曰。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溢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遠近不分。三山無氣脉。四水無源流。五境無竅險。六路無出入。七石只一面。八樹少四枝。九人物偃偻。十樓閣錯雜。十一滄澹失宜。十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上。更增逸品。王休復迺先逸而後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逸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為畫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畫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澹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童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畫傳。而深於繪事者。代不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惟

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今人疊疊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脩。蜀則諸葛亮。亮有南彝圖以化俗晉則嵇康。王羲之。王廙。書畫皆為逸少師王獻之。温嶠。宋則遠公。有江淮名山圖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弘景以蜀放二牛圖謝梁武徵聘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為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為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壺。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啓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洽。

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澹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有膽不變者亦有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鑪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寶貴於不雜約略計之

披麻皴

亂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他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余已具載於山水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澹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斡澹以斡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衰同澤之曰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淬以筆頭特下而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去謂之曰畫畫

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澹水而成烟光。全無筆墨蹤跡。曰染露筆墨蹤跡而成雲。縑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色。但以焦墨暈其旁。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澹墨滂落成氣。上下相接曰襯。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巖。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平坦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即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為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凡畫有用畫筆之大小蟹爪者。點花染筆者。畫蘭與竹筆者。有用寫字之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禿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做關全不用正峰。乃更秀潤。關全實正峰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搦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景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寶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濶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眩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人。即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為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歧致。不寧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為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處。即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咸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瀟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做舊畫。以其光銜盡歛。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繒。金箋。金筆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繒。難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澗。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盧臭味。何能相入。余故謂舊墨留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繒。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澹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澹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澹墨掃屈曲為之。再用澹墨破。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澹螺青於礬頭。更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畫石。其色亦浮潤可愛。冬景借地為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畫樹不用更重。幹瘦枝脆。即為寒林。再用澹墨水重過加潤之。則為春樹。凡畫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澹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

必明。明處澹。晦處濃。則畫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於中矣。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李營工雪圖。峰巒林屋盡以澹墨為之。而水天空濶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澹。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畫橋梁及屋宇須用澹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即淺薄。王叔明畫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澹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采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爾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意阻。那得取重於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畫。以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恠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若無天。密如無地。為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文長乃瀟灑之士。卻於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畫箋中直斥之為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穉氣毋有滯氣寧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哉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人有眉目唇齒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雞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尚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蜃樓務為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瞻而

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即淑躬處世有如所謂倪雲林澹墨山水者鮮不唾面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即以畫論則研丹攄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澹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峰巒曾青樹披翠蜀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車前定為秋晚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工五色實令人目聰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畫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昉於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曰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尚矣。黃公望皴倣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槪。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畫人物可用滯笨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梅花片一種。以其形似故名。取置乳鉢中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然即不用力亦有此粉。但少耳。研就時傾入磁盞略加清水攪勻。置少頃將上